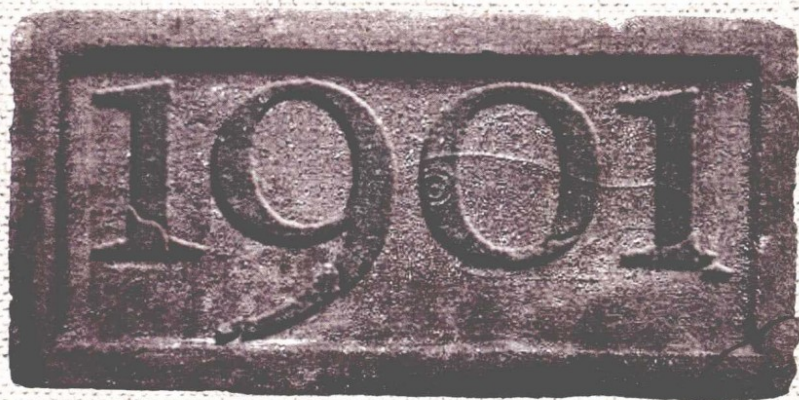


王树增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



〔修订版〕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01》所叙述的不仅是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还有中国人在那段纷乱岁月里的心路历程，深入探寻了至
今影响着中国人历史情感的那些隐秘缘由。

策划：王 瑛

责任编辑：脚 印

设计：刘 静



ISBN 978-7-02-008352-7



9 787020 083527 >

定价：55.00元

王树增非虚构中国近代历史系列

1901

[修订版]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01/王树增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8352-7

I. ①1…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846 号

责任编辑:脚 印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46 千字 开本 68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8.25 插页 3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5001 - 60000

ISBN 978 - 7 - 02 - 008352 - 7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

- 被严重忽视的一天 / 3
- 大中国 / 8
- 一团模糊不清的印象 / 13
- 帝国主义行径 / 17
- 侮辱那个低劣的支那种族 / 21
- 银两与舰炮 / 31
- 一个短暂的“春天” / 36
- 同样“热心”的官员与洋人 / 41
- 外国的月亮 / 45
- 为皇帝开出的“药方” / 51
- 领土危机 / 56
- 言论自由：移民巴西！ / 62
- 蓝色长袍上宫殿 / 70
- 奏折与陷阱 / 77
- 思想随着人头落地 / 88
- 女人的仇恨 / 97

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

- 打谷场上的角色 / 109
- 帝国的“第二政府” / 115
- 肚子里的气和云彩里的雨 / 126
- 洋人不是人 / 135
- 飘浮的神灵 / 143



- 面对子弹的戏剧情节 / 151
- 向阳的山坡与大地上的游魂 / 161
- “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 172
- 混乱的局势 / 184
- 呐喊冲出青纱帐 193

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

- 载家兄弟与石榴裙边 / 205
- 浮躁的日子 / 216
- 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 223
- 有异味的名单 / 238
- “与走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 / 251
- 大沽口炮台与中国奸细 / 264
- 一个“傲慢的中国词汇” / 280

第四章 翠扳指

- 一个俘虏的可怕神情 / 297
- 中国军团 / 317
- 晒仪仗与玩电报 / 330
- 鼓楼下的“抢劫风格” / 342
- 翠扳指 / 356
- 水面上的繁星 / 371



帝国的城墙 / 383

仓皇之晨 / 391

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

县令的运气和帝王的文件 / 409

清泪湿山河 / 423

河船中的秀女 / 439

上海道起舞与张之洞劝学 / 457

昂贵的船票和姓刘的脑袋 / 468

司令和妓女还有一位帝国壮士 / 476

月亮门里的盘算 / 490

第六章 天下同唱《玉堂春》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 / 505

春帆楼里的帝国重臣 / 523

感谢之后的刻骨仇恨 / 537

“袜子们”的结局 / 553

过朝廷 / 566

雪后城头草色新 / 580

附：《辛丑各国和约》 / 596

修订版后记 / 602

被严重忽视的一天

中国人严重忽视了历史上的这一天：农历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历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这是一个距十九世纪结束只剩下不多时光的日子。

如果仅从历法的角度看，无论西历还是农历，这一天都没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就是这一天，在位于世界东方庞大的大清帝国里，在帝国京城重重宫墙严密遮裹着的皇室里，却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情。

越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越是容易对悠久的历史掉以轻心。当中国人的一双黑眼睛眯起来，向世界提及自己五千年历史的时候，历史的事实常常因为这个民族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柳絮飞花。但是，在十九世纪即将与二十世纪交替的日子里，在大清帝国发生的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最恐怖与最悲伤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导致了一个民族和一片国土的严重受伤。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正是这一天，西方人窥视中国的猎人式的目光，与中国人向外部世界打探的好奇的双眸，在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之后终于相互对视了。在这一对视的瞬间，无论是西方人浅色的还是东方人深色的瞳仁里，都同时映射出某种难以言表的心绪，这种心绪复杂得至今影响着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思维模式——尽管后来生性乐观的中国人将百年前的那个早晨完全遗忘了。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

入冬以来，整个北方不曾下过一场雪，荒凉的田野裸露在凛冽的天

字下。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长时间袭击着帝国的都城,京城内高大结实的灰色城墙上黄尘漫天。早上的时候,天阴得更厉害了,肮脏清冷的街道两边,商铺还没有卸下表示营业的门板。一个穿着蓝狐毛领缎袄的官员,骑着鬃毛上装饰着红色丝线的矮马正要去衙门,他在寒风中像是咳嗽似的嘟囔了一句,因为街道当中躺着的一个乞丐弄乱了他坐骑的节奏。除此之外,这个早晨是寂静的。只是,在破旧的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出现过一阵小小的骚乱:早已在城外等待进城的外省的客商、本地的小贩、驮煤的骆驼队与插着黄色小旗的皇家拉水骡车混杂在一起,争抢狭窄的进城通道。暴露在冬天冷风中的中国人,穿着几乎是同一种颜色——厚重的灰色或黑色——的棉袍,人与他们头顶上铅色的冬云悄无声息地融合成一体。越洋过海来到这个东方帝国的洋人们说,虽然中国北方的纬度并不是很高,但是,中国人御寒衣裤之臃肿举世罕见,这使他们远远地看去像是被棉花和布匹包裹着的球。洋人们因此认为,冬天里的中国人如果跌倒就很难自己爬起来。

这天早晨,紫禁城巨大的红色宫门沉重地打开了一道缝隙。

在此之前,位于京城中央的紫禁城的宫门几乎终日紧闭着。

上千年来,在这个东方帝国里,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的皇室与他的臣民被高大厚重的围墙隔开,一直孤独而神秘地生活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紫禁城不是大清帝国处理国家公务的机构,而是皇室的私家庭院。皇室之外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有皇族血统的人,很少能够进入皇宫里面。少数执掌政府机构核心权力的官吏,虽然每天必须帮助皇帝履行统治职能,但他们也只能到达皇宫内宫的围墙之外。即使是国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也仅仅龟缩在皇宫内城外西南角的一排平房里,低矮的平房看上去还不如皇宫内的宠物间。除此以外,大清帝国政府的所有职能机构,全部设置在皇宫之外。能够进入皇宫是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些因为某种原因得到皇帝的赞许,并被特别恩准进入紫禁城瞻仰“天颜”的帝国功臣,会早早穿戴好表示自己官阶的全套锦绣官服,外面披上皇帝恩赐的黄色马褂,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候在宫门外,紧张地等着宫门内的皇家侍卫低声呼叫他的名字。然后,上面排列着金黄色巨大门钉的宫门打开了,这时候,即使曾经统领数十万大军征杀疆场的将军,也会由于激动和恐惧而双腿战栗。不是皇室的人走进

了皇宫,这种世间少有的奇闻,会像罕见的天象一样令整个帝国躁动不安,并最终成为帝国政治生活中的美谈——紫禁城的那道红色宫门是帝国臣民的天堂之门。

然而,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走进紫禁城皇宫的却是一位提着一只巴黎风格的精巧皮箱的洋人。

法国医生多德福顺着红色圆顶门洞进入皇宫的时候,双腿没有战栗,只是眼前的景象令他万分惊愕:汉白玉基座托举着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高高耸立在灰色低云下,呼啸的风在空旷的庭院里撞击出一种低沉压抑的共鸣,那些年龄都在百岁以上老树在风中缓慢地摇动着,而弥漫在脚下每一块砖石上的肃杀都令这个法国人头晕目眩。也许,从东方流传到西方的关于这个古老帝国和这座神秘皇宫的传说太多了,或许那些传说中令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内容太多了,以至于多德福从进入紫禁城的那一刻起,眼前就现实与幻觉错乱地交织着,这严重影响了这位法国医生的心绪。作为医生,多德福在这个国家里医治过对西医绝对不信任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死也不肯喝下一勺他作为镇静剂使用的白兰地,但他还是自信有对付因为痛苦而焦躁的经验与耐心。今天,进入紫禁城的“出诊”,是他行医以来最奇异的一次经历,因为他不仅要诊断出一个中国患者肉体痛苦的原因,还要由此诊断出这个帝国政治“病变”的原因。在前面引路的太监深深地弓着腰,多德福无法看清楚他的脸,但从他脑后垂向腰际的那根灰黑色的辫子,却加深了他的不安。对于这个帝国,对于中国人,多德福都感到一种巨大的陌生,他觉得这座皇宫里每一根圆柱的后面,每一处围墙的暗影里,都有一张正在审视他的面孔。

此刻,那座他要去的宫殿出现了,卧在宫殿门口和飞檐上的那些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的镏金野兽,正一齐朝他这个面目古怪的洋人怒吼着。

多德福看见一片结着薄冰的水面。

穿过一条跨越水面的小桥,就到那个名为南海瀛台的小岛了。

孤独的小宫殿就在岛上。

领路的太监推开一间小房子的门,向里面指了指。

尽管在宫外的时候,多德福已经听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皇帝的传闻,

可是眼前的景象还是出乎他的想象。小房间里很暗,很冷,这是因为中国人的窗户上不是镶着玻璃而是糊着纸张的缘故。多德福注意到,小房间窗户上的纸张有几处已经破损,寒冷的风就是从那里吹进来的。靠里面的一张木床上躺着一个人,要不是太监用手势再三示意,多德福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个面色苍白、瘦弱不堪的男人就是统治着大清帝国的光绪皇帝。

此时的大清帝国,领土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东起太平洋西岸,北到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荒原,南到长满椰林的南海小岛,西至亚洲大陆的沙漠腹地,人口四万万。

多德福让人把破损的窗户遮挡一下,然后开始解光绪皇帝的衣服。太监尖叫起来。

在中国,没有人可以这样触动皇帝的身体。即使是皇宫里的御医,也只能跪在皇帝的帐外,通过一根缠绕在皇帝手腕上的丝线,来判断皇帝的脉搏状况。而现在,中国的皇帝被一个洋人脱下了衣服。

光绪犹如一具僵尸。

关于皇帝“龙体欠安”的传闻,早在一年多前,就被帝国政府用正式通告的形式发布。通告的内容是:皇帝的身体出现了某些问题,为此政府向天下征招名医。尽管通告中没有特别指明,但是很显然,征招的范围并不包括外国医生——几千年以来,中文中的“天下”一词,实际上仅指中国版图之内。通告发布的时候,大清帝国的政情岌岌可危:文人们在皇帝支持下发动的一场试图改变帝国政体的运动刚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这场运动直接威胁到一个女人的权柄,这个女人在最后时刻动用精锐的兵勇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文人们除侥幸逃亡的之外大部分被砍下了头颅。由于这场运动触及帝国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因此给中国社会留下一道巨大的伤痕。一年多以来,关于帝国前途的种种猜测和推断,如同弥漫在紫禁城上空的沙尘一样笼罩在这片国土上。由此,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到,皇帝的病情中一定隐藏着某种不祥之兆。

按照大清帝国皇室的活动规律,再过几天,就是京城百姓得以瞻仰“龙颜”的时刻——每年年底的一天,皇帝都要率领皇室的男性成员和大臣们到皇城外的皇家寺庙祭祀祖先和苍天。这个仪式具有两种含

义：一是在政治上再次向世人明确这个政权如同天地一般稳固；二是再次向臣民证明当今说一不二的皇上健康地活着。但是，今年接近年底的时候，一个消息自紫禁城悄悄传出：皇家祭祀可能取消，原因是皇帝病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它说明皇帝已经病得连证明自己活着的机会都准备放弃了。最能证明这一传闻的，是从非官方渠道散布出来的据说是一位广东籍西医对皇帝病状的描述：

……常患遗泄，头痛，发热，脊骨痛，无胃口，腰部显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癆症……面部苍白无血色，脉甚弱，心房亦弱。^①

这是一份足以令任何医生头疼的病情描述，往乐观处分析仅仅是有点消化不良，往悲观处分析每一条都是生命垂危时的弥留症状。

而蹊跷之处在于，对中国皇帝的病情议论得格外激烈且特别出格的，不是来自中国人聚集的地方，而是来自京城东南角一个叫东交民巷的地方，在这块不大的地方里居住的全是“稀奇古怪”的洋人。无论是朝廷颁发的普告天下的诏书，还是帝国政府发布的官方文件，都说皇帝的确生病了；可是，住在这个帝国里的洋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坚持说，中国的皇帝很健康。这一事件最终发展到以英国公使为首的数国驻华公使联合提出：要派出外国医生，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用当今医学领域最新的技术，给中国皇帝进行“肉体上的体检”。更为离奇的是，这个无论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中，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上，都属于极其蛮横的无理要求，竟然在各国公使与清廷官员的反复争执后，被准许了——英、法公使的态度明确而强硬，他们对帝国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说，我们不是为了给中国的皇帝看病吃药，我们只是觉得贵国宣布皇帝生病的举动有些离奇，我们奉我们国家政府的指令必须检查中国皇帝的身体。

于是，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入了大清帝国的皇宫。

多德福给光绪体检的“家伙”，无论是听诊器还是压舌板，在太监们看来无异于一件件谋杀的工具——这个洋人竟然扒开皇帝的眼睛看，在中国，这是检查一个人是否死亡的典型动作。

光绪居住的瀛台，在独立于皇宫的一个角落里，从那里到达皇宫内

部,需要通过数条被红色宫墙隔开的通道。这一天,寒冷的风呼啸着,飞扬的尘土中,通道上来回走着惊慌失措的太监,匆忙的步态使他们的身影犹如旋转在风中的枯叶。他们除了要向宫里的每个人传播外国医生古怪的一举一动,以及皇帝很可能要被洋人弄死之类的骇人消息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向此时大清帝国实际的统治者——一个女人——报告那个进入皇宫的洋人正在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那个在皇宫里地位和权力都难以明言的女人,从这天清早起就面无表情,在她的身后放着从南方运来的两大缸用以满足嗅觉的奇异水果,她坐在浓郁的果香中不动声色地盯着探听消息的太监们,他们走马灯似的从她面前那道高大门槛内外跌进来跌出去。这个女人整个早晨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小心着,别让洋人给皇上看出别的病来。

洋人给光绪皇帝“体检”的结果是:大清帝国的皇帝根本没有病。

洋人确实看出“别的病”来了,他们最后的结论是:生病的不是中国皇帝的肉体,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

一个洋人进入紫禁城给皇帝“体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于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这个被中国人严重忽视的一天,就从这个寒冷而屈辱的早晨开始了。

大中国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清帝国广袤的国土上生活平静而安详。

随着太阳的升起,京城的大街小巷开始热闹起来。西北地区的山货从城北的德胜门运进来,在集市上已经堆积如山。口外肉质鲜美的羊,因为在冬季里每一天都要大量消费而塞满了交易市场。正阳门外的商业大街上停满客货混载的骡车。当铺和钱庄的棉门帘被掀起的时候,檀木柜台的古旧气味和炭火的暖气飘散到街上。能够同时供应满汉菜肴的饭铺营业了,小伙计在门外大声地拉客。身裹满族或汉族棉装的女人们蹁跹在隆福寺的杂货摊位之间。老字号的零售商店开始雇

西洋乐队进行大折价的广告宣传。妓女们集中的几条胡同里,挂着被寒风弄脏了的彩灯。城东的东岳庙今天有大型道场。成群结伙的盛装妇女骑着驴出现在通往广安门外一个香火旺盛的道观的路上。京城的大路放射状地通向帝国的四面八方,在这些道路上行走着商人、兵勇、脚夫和镖客。广州的天气格外好,衙役们把老爷出行巡视时用的花花绿绿的仪仗摊出来晾晒。冰封的黑龙江被渔民凿开窟窿,他们把老鼠皮绑在粗大的绳索上捕捉巨大的哲罗鱼,如果百斤以上,便可以运往北京的紫禁城内进贡给皇帝。扬州市场上头等蚕丝的价格还在涨着。而在喀什,几顶轿子停放在一条水流清澈的河边,苦力在监工的注视下从卵石中寻找可以献给皇帝的价格昂贵的和田玉。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看上去与所有普通的日子一样:帝国的官员们正在谋划官场上的行贿,帝国的农民们正在盘算明年的收成,帝国的盗贼们正在偏僻的隘口上埋伏,帝国的文人们正在暖阁中集句——历史悠久的大国,山河壮阔的疆土,难道她不该如此安详吗?

世界上妄自尊大之严重,以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为最。在文明发祥绝早的中国人创造的文字中,关键的一个词汇便是“天下”。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汉语词汇。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位居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这种错觉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当整个西方世界还是一片蛮荒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已经在他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享受子民冶炼的黄金、精织的绸缎以及香甜的稻米和优美的情歌了。而当少数外国航海者登上东方这块巨大的大陆时,看见的是一个令他们羡慕不已的国度:巍峨的山峰,葱郁的河谷平原,对生活文明的发现与创造——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富庶的国家。当西方人第一次明白盘在中国门柱上的“龙”是一种动物之后,很快就愿意按照中国官员的要求学习双膝触地的礼节。他们中的幸运者,甚至还得到过中国皇帝的召见,他们在中国皇帝面前跪下时的笨拙样子,令朝廷的官员们禁不住掩口窃笑。当然,受到中国人窃笑的,还有外国人奇怪的五官和不同颜色的曲卷毛发。

大约从明朝开始,中国人逐渐知道自己的“天下”并不是无边的广阔;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并不位居世界的中心。最早给予中国人这一打击的,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极其有名的意大利人:传教士

利玛窦。明万历年间的一天,这个来中国传播耶稣教义的外国人,在他北京的住所内接待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客厅的墙上看见了一张中国人从未见过的《万国全图》。除了当时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的澳洲大陆之外,在这张反映着欧洲地理学成就的世界地图上,地球上四大洋和诸大洲的位置已经被用相当精确的经纬度标示出来——在中国之外,居然还有那么多国家存在,中国不但不是世界的主体,而且也没有占据世界的中心,仅仅位于东方的一隅。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它令中国人的认知世界天崩地裂。

《明史》记载道:

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利亚居其一……^②

面对中国人的惊骇,自觉惹了麻烦的利玛窦为挽回影响,特地重新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违背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正确划分,把中国移到了地图的正中间。但是,已经晚了,中国人心里从此有了抹不去的沮丧以及沮丧之后的不甘,他们给了不是中国人的人一个含有贬义的称谓:夷。

然而,单凭一张地图,并不能让中国人确信世界的真实样子。中国人对于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物,非常善于采取不深究、不扩散、不理睬的态度。清乾隆年间的官方正史,在评论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依旧表明“其说荒渺莫考”——这时,距那个意大利人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图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欧洲国家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结束,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经在东南亚登陆,西方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向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进发了,而这时候的中国人依然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是内部的,核心的,神圣而伟大;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几个蛮荒的“夷”,他们也是外部的,边缘的,低贱而渺小——“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中国人认为,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节,无不是代表附属国进贡和

称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受英国皇室委派,于乾隆五十八年来中国协商相互通商。他的船队刚从天津进入通往北京的运河,船头上就被中国官员强行竖起一面“英国贡船”的旗子。船队到达北京后,特使被告知,朝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下跪。马戛尔尼争取再三,才勉强获准按照英国人见英国皇帝的礼节单膝弯曲,而获准的原因是:“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③——英国人虽因蛮荒不懂礼仪,但不远万里前来臣服进贡,即使不双膝跪地,皇恩浩荡也可以免罪了。然而,及至进入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英国人还是被中国皇帝的排场吓坏了,他们最终情不自禁地双膝跪了下来。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道:“乾隆癸丑西洋英吉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只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

时间仅仅过去了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六年后,法国医生多德福不但被容许给中国皇帝“体检”,而且还亲手脱掉了中国皇帝的衣服。这一事件因其荒唐地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成为迄今为止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外来势力如此强横地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公开侮辱一个国家的政权以及他的执政能力,除了会招致最强烈的抗议,招致使用战争这种人类为雪耻而发明的极端手段之外,似乎应该别无其他结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血腥、残酷和悲惨的事件,究其最初始因无不源于一个词汇:尊严。况且,中国人历来是格外看重“尊严”的。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讲,无论是属于祖宗的过去、属于自己的现在,还是属于子孙的将来,在所有光阴岁月里的所有苦难屈辱中,没有什么比“丢面子”更令中国人以为是严重的事件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各国开始对中国人将他们称为“夷”不再忍气吞声。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洋人逼迫大清帝国与他们签订意在维护洋人在华利益的条约时,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南京条约》。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制定一条外交条款,这在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于是,大清帝国政府被迫改口,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往来中一律使用“洋人”这